

张永军 / 著

雪国 野狼的海



雪国 野狼的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国: 野狼的海/张永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4

ISBN 7-5063-2342-7

I. 雪…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898 号

雪国——野狼的海

作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王元宝 生

特约校对: 董莉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0 千

印张: 9.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42-7/I·2326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小语

多 一 点 故 事 送 给 大 家
留 一 点 欢 乐 高 兴 自 己

第 一 章

长白山有座放马屯，放马屯里有种传说，流浪汉鲁平原是依靠着男性的霸气，征服了北娘娘库一带最有势力的狼姑，才入主了放马屯。

还传说，鲁平原是从山东流浪到长白山的，放马屯发生了内乱，狼姑火并了叛逆的丈夫马彪，失踪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带着鲁平原回到了放马屯。

不管传说是否真实，故事中的主人公从不对外人讲，也就没有人知道狼姑和鲁平原相遇的真正过程。而鲁平原却取代了狼姑的第一任丈夫马彪，做了放马屯的第二任外当家，进而开始了鲁平原引以为豪的壮举——开始了征服与被征服的日子……

长白山的雪下得特别早。鲁平原住进放马屯过了一个多月就下雪了。

下雪的时候正是早晨，鲁平原在空场子上练枪。练着练着太阳就是不出来，天空开始发白，北风“呼呼”开始奔跑，跑得枯草弯了腰，跑得树枝“嘎嘎”响。

鲁平原就将两支短枪插回腰间，又从手腕上解下两只各二十斤重的吊沙袋，将两只吊沙袋挂在屋角练功架子上，再扬头看着满天空的雪。

在鲁平原眼里，长白山的雪景非常少见。

鲁平原在今儿个早上吊着沙袋举枪练瞄准瞄得久了一些，本来是练到太阳出来时为止，可是，今天太阳丢了脸儿不敢出现却跑来了雪。

一团一团的雪花跑着晃悠着，就揍了鲁平原一头一身，还挺黏糊，就像他黏上狼姑就不想下来那样。

每日里陪着鲁平原练枪的傻五，从一开始跑北风就跑到草堂里拥着火盆坐下来等小山子来送早饭，看着鲁平原站在场子里被雪揍他挺乐。

傻五伸手在火盆上烤着火“嘿嘿”笑了，他说：“小子，没见过雪吧，咱这疙瘩的雪会揍人的嘴巴子呢！”

鲁平原没应傻五的话，转身往草堂里进，一脚堂里一脚堂外被突然站起的傻五拦住了。

傻五挺认真地说：“太阳没出来你不能进来，你还得练。”

鲁平原正被雪弄得有些恼火，就说：“操！太阳一天不出来俺就得练一天，哪有这个理？！你他娘的没见下雪了吗？”

傻五依然拦着鲁平原。

傻五说：“看见了咱才进来烤火。但你能不能进来，狼姑没说下雪你就可以不练，反正太阳没出来你就得练！”

鲁平原揉着鼻子想给傻五一个嘴巴。鲁平原伸出的手被傻五抓住扯着一挥，鲁平原就跌到场子里的雪地上去了。

鲁平原跳起来就骂：“傻瓜！操！早过了时辰你他娘的不会看看天！”傻五慢悠悠地说：“天上没有太阳……”

鲁平原从进了放马屯那天起，狼姑就啥也不让鲁平原做。

狼姑对鲁平原说：“你艺不能服众，见识又浅薄，先磨练磨练吧。”

鲁平原就多了小山子当跟班，又多了傻五当管事教他练枪。

鲁平原认为傻五人傻好对付，可是他错了。清晨他想在狼姑怀里多趴一会儿也不成，傻五会进来把他扯出去，想去大小便也不行，得憋到太阳出来。一个多月下来鲁平原的身材就像豹一样了。

鲁平原在这一个多月里耳闻了一些事情：放马屯闹了内乱势力大不如前了，控制的几个大屯纷纷起来反抗，抚松全境地盘又被王宝、纪宝傅夺回。

王宝、纪宝傅时时过境进入安图抢劫受放马屯保护的那些村屯，这些村屯不得不投靠了王宝。放马屯年收入由原来的六千两银子下降至三百两，只可勉强糊口。

这一日，方勇匆匆由王家趟子屯赶回。进入大厅方勇就说：“大当家的，兄弟空手回来了。王家趟子屯拒交抽金，咱手下又逃了三个炮头、二十三个兄弟。嘿！再不想点法子咱方勇带着剩下的兄弟也走啦！”

狼姑瞅着方勇，心里清楚方勇是来告辞的，也是来做最后的试探。

前些日子方勇亲自来求过婚，当时狼姑没有直接回答方勇。

狼姑望着方勇，说：“咱带回来个丈夫。”

方勇听了有些迷糊，就问：“就是那个满脸麻子的山东棒子？”

狼姑点头，却说：“那不是麻子，那是山里蚊子叮咬的，是疮，已经快好了。”

方勇苦笑了，说：“咱明白了。”

狼姑看着在她眼前低下头去的方勇，对地鼠说：“取一百两银子。”

地鼠在迟疑。

狼姑又说：“快去！”

地鼠就去取了一百两银子。

狼姑将银子递给方勇，缓缓地说：“方大哥，你拿去分给你的兄弟们，就说放马屯散了。”

方勇心头“怦”地一跳，“大当家，兄弟……”

狼姑摆摆手，说道：“保重！”

方勇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说：“谢大当家成全，大当家保重！”方勇走上前捣了地鼠一拳说：“兄弟后会有期！”

地鼠“呸”了一口把头扭向一边。

方勇红着脸儿燃烧着眼珠子走了。

狼姑缓缓地用她的眼睛在大厅里犁了一遍，犁到了地鼠身上，狼姑问：“山猴兄弟在哪里？”

地鼠说：“在王家趟子屯朱小腰的肚皮上趴着呢！”地鼠说完又“呸”了一口。

狼姑知道那个朱小腰是母亲的异父妹妹，比自己还小一岁。狼姑没见过，据说长得十分妖媚，像山里的红狐狸那样生了一副细腰。

狼姑的母亲草叶去看过死了父母的朱小腰，送了朱小腰二百两银子。朱小腰用这笔银子盖了座大屋自己反而做起婊子来了，要价很高，一宿一两银子。

狼姑嘴角咧出一丝冷笑，对地鼠说：“地鼠兄弟，你也三十好几了，也该成个家了，有没有心上的姑娘？”

地鼠的脸一下就红了，半晌才说：“有，是大北屯百德的三闺女春妞。”

“那就娶了吧，屯里给你操办。”

地鼠反而说：“大当家你嫁给山猴吧，他人不错讲情义；朱小腰长得像你，他才去睡的。你嫁了山猴放马屯还能支撑，要不山猴带领五十条人枪也就回黑风岭了。”

狼姑歪着头盯着地鼠说：“不嫁他，咱有丈夫了，咱要做个好女人。过些日子就给你张罗成家吧。”

地鼠说：“不急，等老当家过了百日吧。”

狼姑叹口气，像是自语：“唉！放马屯也该有孩子的哭声了。”

到了晚上，还没见到平日里这个时辰就回来的鲁平原，狼姑独自就睡着了。这些日子狼姑越来越感到困倦，常常想睡。

天亮了，到处都积了厚厚的雪。

狼姑起来，来到厅外看见阳光下的雪。狼姑的脸上起了红潮，精神爽了些，才问在院子里练把式的地鼠：“鲁平原和傻五哪儿去了？”

地鼠停下动作回答：“回大当家的，咱也不知道，咱问问。”

回来的地鼠说：“咱问了小山子，小山子说他给送早饭时外当家在练枪，傻五在打呼，送中饭的时候外当家的和傻五都不见了。小山子去问了守桥的弟兄，守桥的弟兄看到外当家带着傻五过了吊桥进山了。小山子腿太懒就没来告诉内当家的。”

事情透着古怪，狼姑想：“鲁平原怎么可能扯上傻五一起走，一条道儿跑到黑的傻五耳根可硬，鲁平原挺有法子的嘛！可是这两个人能上哪儿去呢？”

鲁平原站在雪中，被雪一直挨到中午，太阳还是不出来。鲁平原还得在雪里练瞄准。满天空都弥漫着一团一团的雪花，鲁平原就瞄雪花，嘴巴里“叭叭”地放着枪。

傻五看着鲁平原初时“嘿嘿”乐，看着看着鲁平原就要变成三个了，再看着看着鲁平原就像雪花般弥漫了，傻五就靠在椅子

上用呼噜声回击着漫天空的雪花。

鲁平原听到傻五打鼾，就悄悄向西边遛，他想出去转转。在鲁平原走上吊桥的时候，傻五赶了来扯住了鲁平原说道：“嘿！小子，你往哪儿跑？”

鲁平原停下脚，扭头先笑一笑，才问：“你不是睡着了么？咋还能追上俺？”

傻五打了个哈欠，说：“你‘叭叭’的叫唤声没有了咱就醒了。再说，咱是猎人你能跑得了吗？跟咱回去，太阳没出来。”

鲁平原转转眼珠子，说：“俺练了好久了还没放过枪，回去放枪准会惊醒狼姑，她正睡午觉。俺到那边放两枪就回来，你也倦了就不用跟着俺了。再说，狼姑也没说不让俺出去练枪吧？”

傻五伸手抓抓帽子里的头皮，说：“是啊，是没那么说。”见鲁平原要走，傻五又喊：“唉！咱得跟着。”

“好吧，走吧。”鲁平原大量地又说，“俺讲义气就让你跟着。”

傻五挺开心，两人前后过了吊桥向光秃秃的桦树林里去了。

鲁平原进了桦树林，四下寻找放枪的目标，满天都是雪连个鸟儿都没有。

傻五一拍大腿，说道：“下雪天打猎进老松树林子，雪团团都在松树的枝叶上趴着，鸟儿、山鸡的都在老松树林子里呆着。走啊，咱手痒了。”

两人顶着风雪，蹚着近尺深的雪向老松树林子里赶路。

边走傻五边给鲁平原讲咋才叫打猎。最后傻五认真地说：“打猎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捉。”并伸出大手在鲁平原眼前晃悠。

雪越发大了，三尺之外就看不清东西。

傻五还在往前走，鲁平原脚下一绊一头撞在树干上，反弹回来坐个跟头。坐在雪里鲁平原说：“这鬼天能打猎？”

傻五站下，把鲁平原一把扯起来，说：“咋不能？有次咱同

牛石进了山也碰上这么大的雪，还有风，那风‘哈哈’笑，满耳朵都是风的笑声。牛石个头小，雪都过腿肚子了。牛石老说：‘回吧，再不就叫雪活埋了。’咱烦了就一手提着牛石放到咱的背上，向老松树林子里挪动着脚。你不知道那老松枝一点上火就热乎了。咱走着一个家伙撞到了咱的屁股上，咱以为是牛石乱动用脚撞咱，咱就没理会。牛石却叫喊：‘后面有东西，妈的是狼！’咱一回身抓住了一只狼的嘴巴子。狼张不开嘴，就不用张嘴了，咱不叫它张嘴，嘴巴子叫咱捏扁了。那边又有一只狼跳起来咬咱喉头，咱一拳把狼揍趴下了。牛石从咱的背上向下一跳同一只狼滚到雪窝里，在雪窝里直翻腾。咱看着高兴就‘哈哈’乐，过了一会儿牛石和狼都不动了。咱就说下雪天可不能睡，牛石就爬起来了。牛石起来就骂咱，又怪咱光看着乐，不帮忙。”

鲁平原心想：“幸亏牛石能划拉两下子，要不介准就睡过去了。”

傻五又说：“牛石罚咱背着两只狼回来了。”

鲁平原问道：“不是三只吗？”

“捏扁嘴巴的那只狼跑掉了。走啊，赶紧儿走，要不介咱背上你，就快到了。”

傻五扯着鲁平原磕磕绊绊地向雪坡上爬。

鲁平原突然说：“不行，咱俩得先找个地方避雪才对，俺可不想撞上狼，俺没牛石那两下子。”

傻五眨巴着眼珠子拍拍脸颊想了一会儿，说：“行，那就避，去那边，那边站着座石崖，看到没有？那座石崖底下有个石洞，赶紧挪几步到石洞里去，风就要‘哈哈’笑啦。”

鲁平原眯着眼睛顺着傻五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番，透过满眼的雪花，果然看到黑乎乎一座黑色的石崖，就抬脚往前走。边说：“哎，你是咋样认识牛石的？还有，你也讲讲马彪行么？在这里避雪咱总得说点儿啥吧。”

傻五抬手扫了扫头上的雪花，又拍了拍手说道：“咱和牛石要好的那阵子还没生狼姑呢。后来，牛石长高了些，讨了婆娘，生了狼姑。狼姑的妈人瘦得像松鸡，没奶给狼姑吃，狼姑快饿死了。是咱帮牛石捉了只刚下崽的母狼，摔死了五只狼崽子，叫母狼当了狼姑的奶妈，狼姑吃到了狼奶就长大了。”

鲁平原听了吓了一跳，心里觉得残忍和不可思议。鲁平原问：“真的！怎么可能呢？可是那只母狼呢，是老死了吗？”

傻五说：“哪儿啊！那只母狼养了狼姑一年，咱放它走，它不肯走，被牛石一刀宰了丢在山里了。”

鲁平原听了许是冷了，突然打了个哆嗦，莫名奇妙地对狼姑生出种恐惧来，但想一想又摇摇头笑了。听傻五又说：“再后来牛石去投奔韩边外，在韩边外那里一下子过了十七年，等到牛石回来拉辮子的时候狼姑就十九岁了。还有一个小子，就是狼姑的弟弟牛壮，那个小子丢了。都怪狼姑嫁了个坏丈夫，上次内乱就是狼姑丈夫马彪搞的。那个马彪好厉害的一个人，是他杀了牛石还有狼姑的妈。他妈的！还好，他打不过狼姑，狼姑才是放马屯的大当家。哈哈，现在好啦，跟上啊……”

两个人前后摸下了石崖。石崖处在背风的位置，石崖遮挡了风雪，崖下的雪就少了，就能看清楚些树木之类的东西了。傻五却停下了，说：“咱的肚子叫唤了，你带吃的了么？”

鲁平原也说：“俺也是肚子叫了好几声呢，俺好像闻到猪肉的香味了。”

傻五吸了吸鼻子，说：“是，咱和牛石也在洞里烤过山兔子。”傻五又说：“洞里往外冒烟呢，准有猎人在里面呆着烤肉吃，咱快去，咱有吃的了。”

鲁平原却握紧了短枪，说：“会不会是胡子呢？俺在前你我在后，俺有枪。”

两个人摸了过去，香味更浓了，而鲁平原却听到了十分熟悉

亲切的乡音。

鲁平原对傻五说：“是俺的老乡呢，没准儿就是穿山甲老九他们一帮。”说着两个人进了洞。洞里很暗，借着火光，鲁平原喊道：“穿山甲老九，大伙儿有日子不见啦。”

洞里面围坐在火堆边儿的七个人个个吃了一惊，半年前正是这七个人把鲁平原丢到了老林子里，才使得鲁平原会上狼姑入住了放马屯。

见到鲁平原这七人都紧张，分别操起了木棍。

鲁平原不理睬，在火堆旁蹲下来，将两颗短枪插回腰间，再伸出手烤着火。

参把头穿山甲老九才“嗽”地一声惊叫：“鲁平原！”

鲁平原冲着穿山甲老九点点头，拿起一只烤得冒油的山鸡，掂了两掂，吹了吹，撕开了分一半给了挤过来蹲下的傻五，说：“俺的兄弟，傻五！”

穿山甲老九忙说：“请！请！山鸡野兔还有几只，宝田，快！别呆站着接着烤，今儿个大伙有客呢！”

傻五头也没抬只顾吃，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油。

鲁平原慢条斯理地嚼着山鸡，用眼睛轮个儿在参把头穿山甲老九，低头烤鸡的宝田，捏着木棍的栓柱，暗中握着块石块的锁贵，皱眉不展的春信，呆呆发愣的宝田兄弟春田，冲着他傻笑的宋财的脸上——刮过，最后又盯在参把头老九的脸上。

鲁平原说：“哥儿几个都变成野人了，就像两个月前的俺。”

鲁平原说着话，眼睛一直盯在参把头老九胡子拉碴的脸上，老九却盯着鲁平原腰间的枪。

鲁平原说：“哥儿几个发财了，挖了几苗参？”

“没有，没有，”春田急忙说，“也就每人弄了几苗二甲子。”

“真不错！”鲁平原说着“啪”拍了下巴掌，吓了七人一跳，七个人的眼珠子就向洞口瞄。

鲁平原又说：“来啊，都坐下来一起动手烤肉吃，就像大伙儿刚进山那阵儿多开心！”

穿山甲老九憋不住了，他说：“鲁爷在哪座辘子高坐？”

鲁平原被问得一愣，但马上答道：“不是辘子，是屯，是放马屯！”

这三个字比任何的辘子都有威力。穿山甲老九说道：“难怪鲁爷有了家伙，原来又有奇遇。你老就不用动手了，俺知道规矩，大伙都拿出来让鲁爷捡好的收着！”

鲁平原望着他的同乡，有点莫名其妙，就问：“是为了补偿俺吗？”

七个人发了呆，一个个都拿出来，放在鲁平原眼前。鲁平原才头一次看到几十苗大小不一的老山人参。

穿山甲老九说：“俺们大伙儿本来想偷偷摸出去，不交那三成，嘿！鲁爷真本事，给你逮住了。”

鲁平原这才明白是要他抽成。

鲁平原并不记恨这七个人。鲁平原母亲早丧，在半年前，有秀才功名的父亲又生病死了，鲁平原才流浪街头靠打短工度日。后来，他风闻关外处处有金银，谁去了都能发财。

鲁平原信了，就流落到关外，碰上了赶山的穿山甲老九他们一伙，一同进山挖参。可是一伙人中就他运气不好，又杀了几只老鼠而得罪了山神。

鲁平原不知道老鼠在赶山人眼里是山神，是得罪不得的。穿山甲老九不敢直接赶他走，就在一个夜里带着另外六个人把鲁平原丢在山里，走时只给鲁平原留下了三天的干粮。

鲁平原醒了，不得不面对被抛弃的现实。可是，鲁平原没有是老林子里独自讨生活的本事，几天下来又没了火种，幸亏他有一手甩刀绝技才靠打猎活了下来。他饿的时候就发疯般地吃老

鼠，他恨老鼠，他认为同伴抛弃他就因为他吃老鼠。

鲁平原想：“吃光你们的山神，俺就不信会死……”

往日的境遇在鲁平原脑海中一闪就过去了，鲁平原看着这堆参说：“你们不吃老鼠你们才能挖到参，俺吃老鼠就挖不到参，俺服了。”

鲁平原笑着瞅着大伙，又问道：“这些参一共值多少银子？”

穿山甲老九仔细算一算，说：“九十八两多一点。”

鲁平原说：“每人才十四两。”

“十四两也够俺们全家吃两年的啦！”宝田快急哭了，激动地说。他和鲁平原初时很要好，他还瞪了鲁平原一眼，家里等着他挖回参娶媳妇。

“俺抽多少？”鲁平原笑嘻嘻地问。

穿山甲老九说：“按规矩三成。”

鲁平原摇摇头。穿山甲老九眼皮直打颤，他说：“四成也成。”

鲁平原说：“放马屯的规矩改了。”

穿山甲老九眼前就黑了，想动手又怕鲁平原的功夫。他的声音一颤一颤地抖，说：“鲁爷，俺大伙对不起你，真的！你得罪山神俺们也不会丢下你，你鲁爷可不能、不能让俺们要饭回故乡吧！”

“当然，”鲁平原笑着说：“俺没怪你们，没有你们带俺进山，俺也不可能碰上狼姑讨了老婆有了家，俺说你们想咋回去就咋回去，放马屯的规矩改了，从今天改了，一成也不抽了！”

鲁平原一拍傻五，问：“是不是傻五？”

傻五说：“你是外当家，你说咋就咋，狼姑说大伙儿一起做好人嘛。”

穿山甲老九的眼珠子一下子睁大了，眼泪流出来了，说：

“鲁爷，小的谢你了！”

穿山甲老九就跪下了，又说：“你老还是收点吧，你的兄弟也得吃饭用银子。”

鲁平原拉起穿山甲老九，说：“俺一直盘算着怎样才能养得起放马屯几十口子人，而且还要做到不抢人家也不被人家抢，这挺难。你们不知道俺娶了狼姑。哎！……”

鲁平原又说：“那不对，是俺嫁给了狼姑，她人挺善的，拉辮子也是没法子。俺得想个法子做个好的强人，可是又没法子可想，老九你说，俺这丈夫做得是不是有点那个，唉！不够味儿？”

穿山甲老九点点头，说：“是啊！没啥味儿，你是汉子嘛！”说完了又怕鲁平原着恼，小心地查看着鲁平原的脸色。

鲁平原却拍着穿山甲老九的肩头，说：“是啊，俺是汉子，碰上你们家乡人可以说心里话了。可是，娘的！咋做男人呢？靠鸡巴才是一半呢！”

只一会儿，几个放下心又高兴起来的汉子就给鲁平原出了七八条主意，都是些不是抢人家就是被人家抢的主意。

鲁平原仔细听着，又想了一会儿，说：“吃、吃，可惜俺没带酒，等下山到了放马屯俺给你们补上。”

鲁平原招呼大伙儿仿佛他成了山鸡野兔的主人。

穿山甲老九眯缝着眼珠子装了一袋烟，叭嗒了两口烟锅，说道：“俺走遍了山东、河北、关东，哪里的土地也没有关东的土地肥，这里最肥的土地还是长白山的老黑土。俺总想，如果俺是这里人，俺开上几顷地俺就是财主了。”

“你是说种山东的地瓜麦子吗？那哪儿成啊。”春田笑嘻嘻地说。

穿山甲老九用眼珠子瞪了一眼春田，又转眼瞅着鲁平原，说：“是这样，鲁爷，若以放马屯的势力，拉上些外来人开荒种地，俺想不愁养不了人口。”

鲁平原眼前一亮，冲口说：“娘的！对！对！俺心里敞亮了，俺可以做个好男人了！可是上哪儿找人来开荒呢，咋个开法？”

穿山甲老九沉默半晌说：“就看咋个抽成法啦。”

“抽成，还得抽成？”鲁平原问。

穿山甲老九点头说：“对，得抽成，接受放马屯抽成的垦户，放马屯负责保护人身安全。”

“咋个抽法？”鲁平原不吃了，只问。

穿山甲老九说：“垦户开垦十亩地收成十亩地的粮食和放马屯五五分账，垦户对其中五亩地有买卖权。”

鲁平原笑着说：“明白了，你来放马屯吧，来做俺的管事。”

穿山甲老九笑着说：“好！如果能成，俺可以带几十户来……”

放马屯响起了爆竹，内当家狼姑与外当家鲁平原为地鼠迎娶了大北屯大户百德的三闺女春妞。

地鼠这几年跟随狼姑闯出了名声，加上放马屯的威名，在成亲之日，安图、抚松两县山林草莽各寨各屯的头面人物大都到了。

就连放马屯的老对头“大房子”的当家人王宝和纪宝傅都派人送来了贺礼，而重占黑风岭的山猴却带着朱小腰来了，他有意让骚媚入骨的朱小腰压一压狼姑的美色。

狼姑很热情地问候着这位辈分上的小姨，又同山猴说了几句问候保重之类的话，山猴就想踹朱小腰几脚。

朱小腰在人眼里只是一个骚媚的婊子，而狼姑却是让人又敬又怕又爱的女人。

在酒席前，狼姑正式说明放马屯放弃所有地盘，并希望各辮子、各屯、各寨在日后分担点儿面子，然后喝了一碗酒，酒席就开始了。